西遊記/第07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七十四回
長庚傳報魔頭狠
行者施為變化能

西遊記
第七十五回
心猿鑽透陰陽體　魔主一作「王」還歸大道真
作者：吳承恩

第七十六回
心神居舍魔歸性
木母同降怪體真

卻說孫大聖進於洞口，兩邊觀看。只見：

骷髏若嶺，骸骨如林。人頭髮屣成氈片，人皮肉爛作泥塵。人筋纏在樹上，乾焦晃亮如銀。真個是尸山血海，果然腥臭難聞。東邊小妖，將活人拿了剮肉；西下潑魔，把人肉鮮煮鮮烹。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膽，第二個凡夫也進不得他門。

不多時，行入二層門裡看時，呀！這裡卻比外面不同：清奇幽雅，秀麗寬平；左右有瑤草仙花，前後有喬松翠竹。又行七八里遠近，才到三層門。閃著身，偷著眼看處，那上面高坐三個老妖，十分獰惡。中間的那個生得：

鑿牙鋸齒，圓頭方面。聲吼若雷，眼光如電。仰鼻朝天，赤眉飄焰。但行處，百獸心慌；若坐下，群魔膽戰。這一個是獸中王青毛獅子怪。

左手下那個生得：

鳳目金睛，黃牙粗腿。長鼻銀毛，看頭似尾。圓額皺眉，身軀磊磊。細聲如窈窕佳人，玉面似牛頭惡鬼。這一個是藏齒修身多年的黃牙老象。

右手下那一個生得：

金翅鯤頭，星睛豹眼。振北圖南，剛強勇敢。變生翱翔，鷃笑龍慘。搏風翮百鳥藏頭，舒利爪諸禽喪膽。這個是雲程九萬的大鵬鵬。

那兩下列著有百十大小頭目，一個個全裝披掛，介冑整齊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

行者見了，心中歡喜，一些兒不怕，大踏步徑直進門，把梆鈴卸下，朝上叫聲：「大王。」三個老魔笑呵呵問道：「小鑽風，你來了？」行者應聲道：「來了。」「你去巡山，打聽孫行者的下落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大王在上，我也不敢說起。」老魔道：「怎麼不敢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奉大王命，敲著梆鈴，正然走處，猛擡頭，只看見一個人，蹲在那裡磨杠子，還像個開路神，若站將起來，足有十數丈長短。他就著那澗崖石上，抄一把水，磨一磨，口裡又念一聲，說他那杠子到此還不曾顯個神通，他要磨明，就來打大王。我因此知他是孫行者，特來報知。」

那老魔聞此言，渾身是汗，諕得戰呵呵的道：「兄弟，我說莫惹唐僧。他徒弟神通廣大，預先作了準備，磨棍打我們，卻怎生是好？」教：「小的們，把洞外大小俱叫進來，關了門，讓他過去罷。」那頭目中有知道的報：「大王，門外小妖已都散了。」老魔道：「怎麼都散了？想是聞得風聲不好也。快早關門，快早關門。」眾妖乒乓把前後門盡皆牢拴緊閉。

行者自心驚道：「這一關了門，他再問我家長裡短的事，我對不來，卻不弄走了風，被他拿住？且再諕他一諕，教他開著門，好跑。」又上前道：「大王，他還說得不好。」老魔道：「他又說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拿大大王剝皮，二大王剮骨，三大王抽筋。你們若關了門，不出去啊，他會變化，一時變了個蒼蠅兒，自門縫裡飛進，把我們都拿出去，卻怎生是好？」老魔道：「兄弟們仔細。我這洞裡，遞年家沒個蒼蠅，但是有蒼蠅進來，就是孫行者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就變個蒼蠅諕他一諕，好開門。」大聖閃在傍

邊，伸手去腦後拔了一根毫毛，吹一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一個金蒼蠅，飛去望老魔劈臉撞了一頭。那老怪慌了道：「兄弟，不停當，那話兒進門來了。」驚得那大小群妖，一個個丫鈀掃帚，都上前亂撲蒼蠅。

這大聖忍不住，赦赦的笑出聲來。乾淨他不宜笑，這一笑笑出原嘴臉來了。卻被那第三個老妖魔跳上前，一把扯住道：「哥哥，險些兒被他瞞了。」老魔道：「賢弟，誰瞞誰？」三怪道：「剛才這個回話的小妖不是小鑽風，他就是孫行者。必定撞見小鑽風，不知是他怎麼打殺了，卻變化來哄我們哩。」行者慌了道：「他認得我了。」即把手摸摸，對老怪道：「我怎麼是孫行者？我是小鑽風，大王錯認了。」老魔笑道：「兄弟，他是小鑽風。他一日三次在面前點卯，我認得他。」又問：「你有牌兒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有。」摟著衣服，就拿出牌子。老怪一發認實道：「兄弟，莫屈了他。」三怪道：「哥哥，你不曾看見他？他才子閃著身笑了一聲，我見他就露出個雷公嘴來。見我扯住時，他又變作個這等模樣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拿繩來。」眾頭目即取繩索。

三怪把行者扳翻倒，四馬攢蹄綑住。揭起衣裳看時，足足是個弼馬溫。原來行者有七十二般變化，若是變飛禽、走獸、花木、器皿、昆蟲之類，卻就連身子滾去了；但變人物，卻只是頭臉變了，身子變不過來。果然一身黃毛，兩塊紅股，一條尾巴。老妖看著道：「是孫行者的身子，小鑽風的臉皮。是他了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先安排酒來，與你三大王遞個得功之杯。既拿倒了孫行者，唐僧坐定是我們口裡食也。」三怪道：「且不要吃酒。孫行者溜撒，他會逃遁之法，只怕走了。教小的們擡出瓶來，把孫行者裝在瓶裡，我們才好吃酒。」

老魔大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即點三十六個小妖，入裡面開了庫房門，擡出瓶來。你說那瓶有多大？只得二尺四寸高。怎麼用得三十六個人擡？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，內有七寶八卦、二十四氣，要三十六人，按天罡之數，才擡得動。不一時，將寶瓶擡出，放在三層門外，展得乾淨，揭開蓋。把行者解了繩索，剝了衣服，就著那瓶中仙氣，颼的一聲，吸入裡面，將蓋子蓋上，貼了封皮。卻去吃酒道：「猴兒今番入我寶瓶之中，再莫想那西方之路。若還能夠拜佛求經，除是轉背搖車，再去投胎奪舍是。」你看那大小群妖，一個個笑呵呵，都去賀功不題。

卻說大聖到了瓶中，被那寶貝將身束得小了，索性變化，蹲在當中。半晌，那邊蔭涼，忽失聲笑道：「這妖精外有虛名，內無實事。怎麼告訴人說這瓶裝了人，一時三刻，化為膿血？若似這般涼快，就住上七八年也無事。」咦！大聖原來不知那寶貝根由：假若

裝了人，一年不語，一年蔭涼；但聞得人言，就有火來燒了。大聖未曾說完，只見滿瓶都是火焰。幸得他有本事，坐在中間，捻著避火訣，全然不懼。耐到半個時辰，四週圍鑽出四十條蛇來咬。行者掄開手，抓將過來，盡力氣一揝，揝做八十段。少時間，又有三條火龍出來，把行者上下盤遶，著實難禁。自覺慌張無措道：「別事好處，這三條火龍難為。再過一會不出，弄得火氣攻心，怎了？」他想道：「我把身子長一長，券破罷。」好大聖，捻著訣，念聲咒，叫：「長！」即長了丈數高下。那瓶緊靠著身，也就長起去。他把身子往下一小，那瓶兒也就小下來了。行者心驚道：「難難難。怎麼我長他也長，我小他也小？如之奈何？」說不了，孤拐上有些疼痛。急伸手摸摸，卻被火燒軟了。自己心焦道：「怎麼好？孤拐燒軟了，弄做個殘疾之人了。」忍不住吊下淚來。這正是：

遭魔遇苦懷三藏，著難臨危慮聖僧。

道：「師父啊！當年皈正，蒙觀音菩薩勸善，脫離天災。我與你苦歷諸山，收殄多怪，降八戒，得沙僧，千辛萬苦，指望同證西方，共成正果。何期今日遭此毒魔，老孫誤入於此，傾了性命，撇你在半山之中，不能前進。想是我昔日名高，故有今朝之難。」

正此悽愴，忽想起：「菩薩當年在蛇盤山曾賜我三根救命毫毛，不知有無，且等我尋一尋看。」即伸手渾身摸了一把，只見腦後有三根毫毛，十分挺硬。忽喜道：「身上毛都如彼軟熟，只此三根如此硬槍，必然是救我命的。」即便咬著牙，忍著疼，拔下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一根即變作金鋼鑽，一根變作竹片，一根變作綿繩。扳張篾片弓兒，牽著那鑽，照瓶底下颼颼的一頓鑽，鑽成一個眼孔，透進光亮。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，卻好出去也。」才變化出身，那瓶復蔭涼了。怎麼就涼？原來被他鑽了，把陰陽之氣泄了，故此遂涼。

好大聖，收了毫毛，將身一小，就變做個蟭蟟蟲兒，十分輕巧，細如鬚髮，長似眉毛，自孔中鑽出且還不走，徑飛在老魔頭上釘著。那老魔正飲酒，猛然放下杯兒道：「三弟，孫行者這回化了麼？」三魔笑道：「還到此時哩？」老魔教傳令擡上瓶來。那下面三十六個小妖即便擡瓶，瓶就輕了許多。慌得眾小妖報道：「大王，瓶輕了。」老魔喝道：「胡說，寶貝乃陰陽二氣之全功，如何輕了？」內中有一個勉強的小妖，把瓶提上來道：「你看這不輕了？」老魔揭蓋看時，只見裡面透亮，忍不住失聲叫道：「這瓶裡空者控也。」大聖在他頭上，也忍不住道一聲「我的兒啊，颼者走也。」眾怪聽見道：「走了，走了。」即傳令：「關門，關門。」

那行者將身一抖，收了剝去的衣服，現本相，跳出洞外，回頭罵道：「妖精不要無禮。瓶子鑽破，裝不得人了，只好拿來出恭。」喜喜歡歡，嚷嚷鬧鬧，踏著雲頭，徑轉唐僧處。那長老正在那裡撮土為香，望空禱祝。行者且停雲頭，聽他禱祝甚的。那長老合掌朝天道：

「祈請雲霞眾位仙，六丁六甲與諸天。

願保賢徒孫行者，神通廣大法無邊。」

大聖聽得這般言語，更加努力，收斂雲光，近前叫道：「師父，我來了。」長老攙住道：「悟空，勞碌。你遠探高山，許久不回，我甚憂慮。端的這山中有何吉凶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才這一去，一則是東土眾生有緣有分，二來是師父功德無量無邊，三也虧弟子法力。」將前項妝鑽風、陷瓶裡及脫身之事，細陳了一遍。「今得見尊師之面，實為兩世之人也。」長老感謝不盡道：「你這番不曾與妖精賭鬥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曾。」長老道：「這等保不得我過山了？」行者是個好勝的人，叫喊道：「我怎麼保你過山不得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曾與他見個勝負，只這般含糊，我怎敢前進。」大聖笑道：「師父，你也忒不通變。常言道：『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』那魔三個，小妖千萬，教老孫一人怎生與他賭鬥？」長老道：「寡不敵眾，是你一人也難處。八戒、沙僧他也都有本事，教他們都去，與你協力同心，掃淨山路，保我過去罷。」行者沉吟道：「師言最當。著沙僧保護你，著八戒跟我去罷。」那獃子慌了道：「哥哥沒眼色。我又粗夯，無甚本事，走路扛風，跟你何益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雖無甚本事，好道也是個人。俗云：『放屁添風。』你也可壯我些膽氣。」八戒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望你帶挈帶挈。但只急溜處，莫捉弄我。」長老道：「八戒在意，我與沙僧在此。」

那獃子抖擻神威，與行者縱著狂風，駕著雲霧，跳上高山，即至洞口。早見那洞門緊閉，四顧無人。行者上前，執鐵棒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妖怪開門！快出來與老孫打耶。」那洞裡小妖報入。老魔心驚膽戰道：「幾年都說猴兒狠，話不虛傳果是真。」二老怪在傍問道：「哥哥怎麼說？」老魔道：「那行者早間變小鑽風混進來，我等不能相識，幸三賢弟認得，把他裝在瓶裡，他弄本事，鑽破瓶兒，卻又攝去衣服走了。如今在外叫戰，誰敢與他打個頭仗？」更無一人答應。又問，又無人答，都是那裝聾推啞。老魔發怒道：「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忝著個醜名，今日孫行者這般藐視，若不出去與他見陣，也低了名頭。等我捨了這老性命去與他戰上三合。三合戰得過，唐僧還是我們口裡食；戰不過，那時關了門，讓他過去罷。」遂取披掛結束了，開門前走。

行者與八戒在門傍觀看，真是好一個怪物：

鐵額銅頭戴寶盔，盔纓飄舞甚光輝。

輝輝掣電雙睛亮，亮亮鋪霞兩鬢飛。

勾爪如銀尖且利，鋸牙似鑿密還齊。

身披金甲無絲縫，腰束龍絛有見機。

手執鋼刀明晃晃，英雄威武世間稀。

一聲吆喝如雷震，問道「敲門者是誰」？

大聖轉身道：「是你孫老爺齊天大聖也。」老魔笑道：「你是孫行者？大膽潑猴，我不惹你，你卻為何在此叫戰？」行者道：「『有風方起浪，無潮水自平。』你不惹我，我好尋你？只因你狐群狗黨，結為一夥，算計吃我師父，所以來此施為。」老魔道：「你這等雄糾糾的嚷上我門，莫不是要打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。」老魔道：「你休猖獗。我若調出妖兵，擺開陣勢，搖旗擂鼓，與你交戰，顯得我是坐家虎，欺負你了。我只與你一個對一個，不許幫丁。」行者聞言，叫：「豬八戒走過，看他把老孫怎的？」那獃子真個閃在一邊。老魔道：「你過來，先與我做個樁兒，讓我盡力氣著光頭砍上三刀，就讓你唐僧過去；假若禁不得，快送你唐僧來，與我做一頓下飯。」行者聞言笑道：「妖怪，你洞裡若有紙筆，取出來，與你立個合同。自今日起，就砍到明年，我也不與你當真。」

那老魔抖擻威風，丁字步站定，雙手舉刀，望大聖劈頂就砍。這大聖把頭往上一迎，只聞挖扠一聲響，頭皮兒紅也不紅。那老魔大驚道：「這猴子好個硬頭兒！」大聖笑道：「你不知。老孫是：

生就銅頭鐵腦蓋，天地乾坤世上無。

斧砍鎚敲不得碎，幼年曾入老君爐。

四斗星官監臨造，二十八宿用工夫。

水浸幾番不得壞，周圍扢搭板筋鋪。

唐僧還恐不堅固，預先又上紫金箍。」

老魔道：「猴兒不要說嘴，看我這二刀來，決不容你性命。」行者道：「左右也只這般砍罷了。」老魔道：「猴兒，你不知這刀：

金火爐中造，神功百煉熬。

鋒刃依三略，剛強按六韜。

卻似蒼蠅尾，猶如白蟒腰。

入山雲蕩蕩，下海浪滔滔。

琢磨無遍數，煎熬幾百遭。

深山古洞放，上陣有功勞。

攙著你這和尚天靈蓋，一削就是兩個瓢。」

大聖笑道：「這妖精沒眼色，把老孫認做個瓢頭哩。也罷，誤砍誤讓，教你再砍一刀看怎麼。」

那老魔舉刀又砍，大聖把頭迎一迎，乒乓的劈做兩半個。大聖就地打個滾，變做兩個身子。那妖一見慌了，手按下鋼刀。豬八戒遠遠望見，笑道：「老魔好砍兩刀的，卻不是四個人了？」老魔指定行者道：「聞你能使分身法，怎麼把這法兒拿出在我面前使？」大聖道：「何為分身法？」老魔道：「為甚麼先砍你一刀不動，如今砍你一刀，就是兩個人？」大聖笑道：「妖怪，你切莫害怕。砍上一萬刀，還你二萬個人。」老魔道：「你這猴兒，你只會分身，不會收身。你若有本事收做一個，打我一棍去罷。」大聖道：

「不許說謊，你要砍三刀，只砍了我兩刀。教我打一棍，若打了棍半，就不姓孫。」老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好大聖，就把身摟上來，打個滾，依然一個身子，掣棒劈頭就打。那老魔舉刀架住道：「潑猴無禮，甚麼樣個哭喪棒，敢上門打人？」大聖喝道：「你若問我這條棍，天上地下都有名聲。」老魔道：「怎見名聲？」他道：

「棒是九轉鎔鐵煉，老君親手爐中煅。

禹王求得號神珍，四海八河為定驗。

中間星斗暗鋪陳，兩頭箝裹黃金片。

花紋密佈鬼神驚，上造龍紋與鳳篆。

名號靈陽棒一條，深藏海藏人難見。

成形變化要飛騰，飄飄五色霞光現。

老孫得道取歸山，無窮變化多經驗。

時間要大甕來粗，或小些微如鐵線。

粗如南岳細如針，長短隨吾心意變。

輕輕舉動彩雲生，亮亮飛騰如閃電。

攸攸冷氣逼人寒，條條殺霧空中現。

降龍伏虎謹隨身，天涯海角都遊遍。

曾將此棍鬧天宮，威風打散蟠桃宴。

天王賭鬥未曾贏，哪吒對敵難交戰。

棍打諸神沒躲藏，天兵十萬都逃竄。

雷霆眾將護靈霄，飛身打上通明殿。

掌朝天使盡皆忙，護駕仙卿俱攪亂。

舉棒掀翻北斗宮，回首振開南極院。

金闕天皇見棍兇，特請如來與我見。

兵家勝敗自如然，困苦災危無可辨。

整整挨排五百年，虧了南海菩薩勸。

大唐有個出家僧，對天發下洪誓願。

枉死城中度鬼魂，靈山會上求經卷。

西方一路有妖魔，行動甚是不方便。

已知鐵棒世無雙，央我途中為侶伴。

邪魔湯著赴幽冥，肉化紅塵骨化麵。

處處妖精棒下亡，論萬成千無打算。

上方擊壞斗牛宮，下方壓損森羅殿。

天將曾將九曜追，地府打傷催命判。

半空丟下振山川，勝如太歲新華劍。

全憑此棍保唐僧，天下妖魔都打遍。」

那魔聞言，戰兢兢捨著性命，舉刀就砍；猴王笑吟吟使鐵棒前迎。他兩個先時在洞前撐持，然後跳起去，都在半空裡廝殺。這一場好殺：

天河定底神珍棒，棒名如意世間高。誇稱手段魔頭惱，大捍刀擎法力豪。門外爭持還可近，空中賭鬥怎相饒。一個隨心更面目，一個立地長身腰。殺得滿天雲氣重，遍野霧飄颻。那一個幾番立意吃三藏，這一個廣施法力保唐朝。都因佛祖傳經典，邪正分明恨苦交。

那老魔與大聖鬥經二十餘合，不分輸贏。

原來八戒在底下見他兩個戰到好處，忍不住掣鈀架風，跳將起去，望妖魔劈臉就築。那魔慌了。不知八戒是個虎頭性子，冒冒失失的諕人。他只道嘴長耳大，手硬鈀兇，敗了陣，丟了刀，回頭就走。大聖喝道：「趕上，趕上。」這獃子仗著威風，舉著釘鈀，即忙趕下怪去。老魔見他趕的相近，在坡前立定，迎著風頭，幌一幌現了原身，張開大口，就要來吞八戒。八戒害怕，急抽身往草裡一鑽，也管不得荊針棘刺，也顧不得刮破頭疼，戰兢兢的在草裡聽著梆聲。隨後行者趕到，那怪也張口來吞，卻中了他的機關，收了鐵棒，迎將上去，被老魔一口吞之。諕得個獃子在草裡囊囊咄咄的埋怨道：「這個弼馬溫，不識進退。那怪來吃你，你如何不走，反去迎他！這一口吞在肚中，今日還是個和尚，明日就是個大恭也。」那魔得勝而去，這獃子才鑽出草來，溜回舊路。

卻說三藏在那山坡下正與沙僧盼望，只見八戒喘呵呵的跑來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八戒，你怎麼這等狼狽？悟空如何不見？」獃子哭哭啼啼道：「師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。」三藏聽言，諕倒在地，半晌間跌腳拳胸道：「徒弟呀，只說你善會降妖，領我西天見佛，怎知今日死於此怪之手。苦哉，苦哉！我弟子同眾的功勞，如今都化作塵土矣。」那師父十分苦痛。你看那獃子，他也不來勸解師父，卻叫：「沙和尚，你拿將行李來，我兩個分了罷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分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分開了，各人散火：你往流沙河，還去吃人；我往高老莊，看看我渾家。將白馬賣了，與師父買個壽器送終。」長老氣呼呼的聞得此言，叫皇天，放聲大哭。且不題。

卻說那老魔吞了行者，以為得計，徑回本洞，眾妖迎問出戰之功。老魔道：「拿了一個

來了。」二魔喜道：「哥哥拿的是誰？」老魔道：「是孫行者。」二魔道：「拿在何處？」老魔道：「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。」第三個魔頭大驚道：「大哥啊，我就不曾吩咐你，孫行者不中吃。」那大聖在肚裡道：「忒中吃，又禁饑，再不得餓。」慌得那小妖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，孫行者在你肚裡說話哩。」老魔道：「怕他說話，有本事吃了他，沒本事擺佈他不成？你們快去燒些鹽白湯，等我灌下肚去，把他噦出來，慢慢的煎了吃酒。」小妖真個沖了半盆鹽湯。老怪一飲而乾，洼著口，著實一嘔；那大聖在肚裡生了根，動也不動。卻又攔著喉嚨，往外又吐，吐得頭暈眼花，黃膽都破了；行者越發不動。老魔喘息了，叫聲：「孫行者，你不出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早哩，正好不出來哩！」老魔道：「你怎麼不出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妖精甚不通變。我自做和尚，十分淡薄，如今秋涼，我還穿個單直裰。這肚裡倒暖，又不透風，等我住過冬才好出來。」

眾妖聽說，都道：「大王，孫行者要在你肚裡過冬哩。」老魔道：「他要過冬，我就打起禪來，使個搬運法，一冬不吃飯，就餓殺那弼馬溫。」大聖道：「我兒子，你不知事。老孫保唐僧取經，從廣裡過，帶了個摺疊鍋兒，進來煮雜碎吃。將你這裡邊的肝、腸、肚、肺，細細兒受用，還夠盤纏到清明哩。」那二魔大驚道：「哥啊，這猴子他幹得出來。」三魔道：「哥啊，吃了雜碎也罷，不知在那裡支鍋？」行者道：「三叉骨上好支鍋。」三魔道：「不好了，假若支起鍋，燒動火煙，燻到鼻孔裡，打噓噴麼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沒事，等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裡一搠，搠個窟窿：一則當天窗，二來當煙洞。」

老魔聽說，雖說不怕，卻也心驚，只得硬著膽叫：「兄弟們，莫怕。把我那藥酒拿來，等我吃幾鍾下去，把猴兒藥殺了罷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，吃老君丹、玉皇酒、王母桃及鳳髓龍肝，那樣東西我不曾吃過？是甚麼藥酒，敢來藥我？」那小妖真個將藥酒篩了兩壺，滿滿斟了一鍾，遞與老魔。老魔接在手中，大聖在肚裡就聞得酒香，道：「不要與他吃。」好大聖，把頭一扭，變做個喇叭口子，張在他喉嚨之下。那怪嘓的嚥下，被行者嘓的接吃了。第二鍾嚥下，被行者嘓的又接吃了。一連吃了七八鍾，都是他接吃了。老魔放下鍾道：「不吃了。這酒常時吃兩鍾，腹中如火；卻才吃了七八鍾，臉上紅也不紅！」

原來這大聖吃不多酒，接了他七八鍾吃了，在肚裡撒起酒風來：不住的支架子、跌四平、踢飛腳、抓住肝花打鞦韆、豎蜻蜓、翻根頭、亂舞。那怪物疼痛難禁，倒在地下。

畢竟不知死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